

春日春夜春花開 春風春雨春無定 賽博頻道伴你體會春分的多重春色

即時

水漾般春色泛著淡淡的霧紫色，雨潤煙濃處春野草媚，新柳凝風。春雨霏灑未歇中，春雷鳴響如琴，燕雀倚律戲穿柳簾……這般天氣是詩人眼底的「春分」。

桃李縱橫的春分是春天第四個節氣，二十四節氣排行四，春季90天的中分點，約在3月20日至22日間交節。太陽直射赤道，地球晝夜均分，光影各半。2025年3月柳岸斜風，雨腳落聲微，「春分」於20日申時儼然而至！

春色正中分，《春秋繁露·陰陽出入上下篇》如是說：「春分者，陰陽相半也，故晝夜均而寒暑平。」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呼應：「二月中。分者，半也，此當九十日之半，故謂之分。」所以，又稱為「日中」、「日夜分」、「仲春之月」，此後太陽直射點持續北移，北半球開始晝長於夜，故名「升分」。

仲春時節，草長鶯飛。清代北京歲時風土雜記《帝京歲時紀勝》寫：「春分祭日……乃國之大典，士民不得擅祀。」而巴比倫曆則以「春分」為歲首；伊朗曆也以春分為新年之始，稱諾魯茲節（Nowruz）意指新的一天，是伊朗、土耳其、阿富汗、烏茲別克斯坦等國的新年。數千年前古波斯人已注意到春分的天文現象，對於懷抱善惡永恆對決論者，斯時證明光明正義之神戰勝邪惡。因此，春分為曾受鄂圖曼帝國統治民族、拜火教信徒之重大節慶，有其宗教意義。

春風淡蕩，春半踏青迎來「玄鳥來」、「雷乃發聲」與「始電」三物候。玄鳥即燕子，東漢末年學者高誘認為，燕子「春分而來，秋分而去」。綠楊煙外曉寒輕，似曾相識燕歸來，燕來還識舊巢泥。春雨瀟瀟中雷鳴電閃漸頻，《淮南子·墜形訓》謂「陰陽相薄為雷，激揚為電」，是指氣流交互作用漸劇，產生轟然震落的雷聲，直至秋分後「雷始收聲」。元稹《詠廿四氣詩·春分二月中》透過視覺與聽覺，描繪雨中觀影、雲間聞雷奇景：

二氣莫交爭，春分雨處行。
雨來看電影，雲過聽雷聲。
山色連天碧，林花向日明。
梁間玄鳥語，欲似解人情。

忽如一夜春風來，梁間新燕啄春泥，花事絢爛，蜂蝶踴躍芳草間。從物候言之，玄燕返，電閃雷鳴；從花事視角，依古意春分花信依序：初候是蘇軾鍾愛的海棠，說「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燒高燭照紅妝」。二候梨花，梨諧音「離」，寂寞空庭春欲晚，月光孤獨，唐寅《一剪梅》「雨打梨花深閉門，忘了青春，誤了青春。賞心樂事共誰論？花下銷魂，月下銷魂」，寫盡虛負青春。三候則是皦皦扶春陽的木蘭，白居易讚其「紫房日照胭脂拆，素豔風吹膩粉開。」

春意融融的春分有個舉行「祓禊」的遠古節日「上巳」，先民相信是日在水濱以香薰草藥沐浴，可驅除災禍。原於春天首個「巳日」舉行，《論語》：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」，即寫時景，魏晉以後定為農曆三月初三。

春水漾漾，拂堤楊柳醉春煙，川上良人放紙鳶。漢以前，官方在上巳節為年輕男女舉辦情人節般的狂歡活動，《周禮·地官司徒·媒氏》：「中春之月，令會男女。於是時也，奔者不禁。」此間未婚男女的私情歡愛並未違反常禮規範。

魏晉以後，風尚縱情山水，迎春賞遊蔚為主流，《夏仲御別傳》形容上巳時的洛陽「男則朱服耀路，女則錦綺粲爛」；杜甫《麗人行》也提到，「三月三日天氣新，長安水邊多麗人」。上巳節演為文人雅士臨水宴飲的全國性節日，從而派生出「曲水流觴」禊飲習俗，王羲之《蘭亭序》即描寫上巳祓禊與宴飲活動。這日又名「桃花節」是女兒節，為少女舉行成人禮「笄禮」，少女們「上巳春嬉」，臨水而行，踏歌起舞，以驅除邪氣。

春光盈盈多模樣，春分雖美，惟落到「分」字，文人墨客賦情詩詞難免情字顛沛，低眉處心湖蕩起圈圈漣漪，旋舞無盡春思。人間春風十里，唯願我在你心裡，正因有了思念，那徘徊才百有滋味，惆悵中更多盼望。唐朝大曆十才子之一錢起《賦得巢燕送客》以歸燕為題，「含情別故侶，花月惜春分」，燕尾如剪，裁出思念無限，照應詩人的離別深情。

春燕有情，古詩多言雙燕以雌雄頡頏，飛則相隨，遂為愛情使者。歐陽修《踏莎行》寫春分日驀然舊事上心，「畫梁新燕一雙雙，玉籠鸚鵡愁孤睡」，笙簫相伴卻無人可訴。春分花露重，這位政治改革家還填了一闕《阮郎歸》：「秋千慵困解羅衣，畫堂雙燕歸」，伊人盪罷鞦韆，輕解羅衣眠，獨有梁上雙燕相伴。春天來了，若你在，多好？！

微雨燕飛，輕風花落。每個場景都教人想起那個想要一起分享的人！五代末宋初文學家徐鉉《春分日》寫月明雲柔，燕孤花落，一曲思歌遙寄：

仲春初四日，春色正中分。
綠野徘徊月，晴天斷續雲。
燕飛猶個個，花落已紛紛。
思婦高樓晚，歌聲不可聞。

春夜，思婦登樓縱目天涯，淺黛春山空念遠，春光何其短促，正因美至極致，才教人愁腸百結，心生眷戀。徐鉉曾是南唐後主李煜的重臣，誰願為降臣？讀《春分日》更解其感懷之外的貳臣之悲吧。

新綠叢生倚東風，李煜的詞作充滿淡淡憂傷。《清平樂》落梅沾身，落了拂，拂了還滿，如同這番排遣不開的縈懷離愁：

別來春半，觸目愁腸斷。

砌下落梅如雪亂，拂了一身還滿。

雁來音信無憑，路遙歸夢難成。

離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遠還生。

一場春雨，一曲春歌。春分花雨中，無邊無際的離思正似春草萋萋。清初文人顧貞觀在《柳梢青·花朝春分》問：「誰把春光，平分一半？」芭蕉乍展，楊柳欲眠，春分，我把春光分你一半，誠願一半追逐花色，另一半笑眠花間，安樂長寧。（文／楊靜宜）

